

Historical Discourses
and Cultural Spaces

历史情境 与文化空间

周宪 丛丛 / 主编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 王宁

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 / 顾明栋

身体风格 / 理查德·舒斯特曼

画框的修辞：对艺术品边界的考察 / 保罗·杜洛

表面的真实：后现代主义的视觉观 / 廖新田

童年史新探：婴戏与幼医 / 熊秉真

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 / 曹顺庆

现代瑞典诗歌的起点 / 谢尔·埃斯普马克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励学文丛 (14)

2012—2013

Historical Discourses
and Cultural Spaces

历史情境 与文化空间

周宪 从丛 / 主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情境与文化空间/周宪、丛丛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6

ISBN 978-7-108-05329-9

I. ①历… II. ①周…②丛…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6896 号

责任编辑 张丽丽

封面设计 陈乃馨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7.25

字 数 468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前言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

在这八年里,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走上了高研院的讲台,为南京大学莘莘学子做了精彩的演讲。集结于此的诸篇什,就是这些学者在南大演讲的一个侧影。

所谓演讲,究其实质不过是言者有言而闻者聆听的过程。从孔子与其弟子侃侃而谈的“论语”,到柏拉图名声远播的“对话录”,直至今日许多大师的文字,有很多都算得上是演讲,不过形式各异而已。演讲不同于课堂讲授,虽然亦是言说与聆听,但演讲的形式更加轻松自由,听众的互动更加积极活跃,其题目更是不拘一格,或是点滴观感,或是高头讲章。所以,演讲往往更具创造性的灵感,也更容易激发听众的兴趣。

在过去八年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三个讲座系列——“名家讲坛”“学术前沿”和“专题讲座”,已成为师生在课堂之外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书粗略分类的六个专题,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层面。不消说,这些精彩的演讲对南京大学师生来说,开启了无数通向学术风景的窗口,唤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当我们编辑这些文字时,报告厅里聆听时的静谧,演讲者的音容笑貌,听众热烈的提问与讨论,这些画面不时浮现在眼前。作为讲座的组织者,我们真心感谢各路学者拨冗前来,奉献了他们自己思考之心得、研讨之成果。

我们相信,收集在本书中的各路学者的演讲,也会引起校外读者的广泛兴趣。更多读者会从这些讲座中获益,这相当于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讲堂延伸到了社会。法国学者马尔罗曾有一本书名曰“无墙的博物馆”,他强调一种对艺术史的想象性建构。这一说法很是传神,本书亦可名之为“无墙的讲堂”,我们真心希望更多读者来这个讲堂坐一坐,聆听一下学者们的声音,目睹他们的风采。

是为序。

编者

2013年岁末

目 录

全球化与跨文化研究

- 3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 王 宁
- 15 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 / [美国] 顾明栋
- 38 人文学科的再发明与在行动 / 周 宪
- 50 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区域化发展问题 / 刘怀玉

视觉文化

- 69 “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 / 王海洲
- 89 身体风格 / [美国] 理查德·舒斯特曼
- 109 什么是我们的当代艺术? / 周计武
- 122 画框的修辞:对艺术品边界的考察 / [美国] 保罗·杜洛
- 135 表面的真实:后现代主义的视觉观 / [中国台湾] 廖新田

163 欧美表演研究与女性主义 / [美国] 雷内特·亨特

文史研究

177 童年史新探: 婴戏与幼医 / [中国香港] 熊秉真

183 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 / 曹顺庆

204 心态史视野下的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 闵凡祥

220 日本汉籍视域下的文话研究 / 卞东波

242 现代瑞典诗歌的起点 /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251 诗歌体式与格调的“正”与“变” / 葛晓音

中国问题与社会管理

267 道路政治: 梅里雪山的道路系统与村落关系 / [美国] 周永明

279 中国应急预案体系: 结构与功能 / 张海波

304 组织中社会关系网络类型对于员工自愿离职影响的研究 / 程德俊等

325 相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 / 李 虎等

大学之道与教育使命

339 重思大学之道 / [中国香港] 金耀基

347 21 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 / [美国] 刘全生

354 培养创造力的教育探索:策略与问题 / [美国] 戴 耘

学术沙龙与工作坊

379 “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学术沙龙 / 卞东波

385 “多学科视野下的冲突与决策”工作坊 / 陈 勇

401 “中美危机管理对话”学术沙龙 / 陈 勇

420 “中美人文学科前沿问题”研讨班 / 张子源

426 郑重的拜托:许倬云先生探访侧记 / 徐兴无

全球化与跨文化研究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王 宁 *

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探讨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无疑是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其意义十分重大。它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促进国际上的人文学术交流;第二,借以了解西方人文学术理论前沿对中国的关注;第三,通过与西方以及国际同行的对话和交流,把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从而加强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课题的重大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几个理论问题:首先是全球化以及在文化上的反映;其次是人文学科的性质及作用;最后是全球人文概念的提出。

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相继成功举办,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形象得以进一步确立。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因而努力使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具有国际影响就成了我们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然而,令我们不安的是,在国际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和文学期刊上,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或影响力而言都相对落后,以致有人竟认为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失语”。这尤其体现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及研究中。

我们虽然不能同意“中国文学患了失语症”这种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

*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高研院特聘兼职教授。

事实,即在公认的国际人文科学权威学术刊物上,我们确实很少见到中国学者的论文,国际公认的权威出版机构也很少出版中国学者的著作,即使偶尔出现一些中国作者的名字,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作者或者是外籍华人,或者是在欧美大学或科研机构拿到终身教职的中国籍学者。当然,这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的因素不可排除,但我们中国学者的主观努力也远远不够。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阴影。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而且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方兴未艾,几乎当今所有最有理论敏感性的人文学者都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了这场讨论,或涉及了与全球化和文化相关的论题。虽然全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内,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最为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之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不少人看来,实际上预示着某种程度上的西方化,而在欧洲人看来,全球化则更是某种形式的美国化。

虽然在中国国内,谈论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却仍然陷入了“失语”的状态。2006年由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全球化百科全书》第一次邀请中国人文学者出任副主编并负责整个人文学科的条目。现在这本书已译成中文,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在全球化研究中掌握了部分话语权。

我本人通过对西方学界的研究的关注和分析,再加之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不妨提出我的理论建构:(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

应该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讨全球化现象以及它对文化生产和文学批评的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因而从事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细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窥见了全球化过程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并且在描述了资本的无限扩张给精神文化的生产造成的影响时,颇有远见地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

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来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化和世界文学,就必须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一点的。

二、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

在全球化的时代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就是要打破狭隘孤立的民族主义的“自我欣赏”和“自满自足”,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出狭隘的学科领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探讨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话题。“人文”在这里实际上带有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化修养,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乃至丧失,指的正是人的伦理道德的丧失以及信仰的失却;其二则指的是相对于高等院校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学科而言的另一些注重人的研究的学科,即所谓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我曾于1998年在北京主持了“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主要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其中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居多。显然就我本人所从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或更加宽泛一些,人文学科研究而言,我主持的那次研讨会确实涉足了其他相关的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因此令相当一部分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对一些前沿学术理论话题如此敏感并能迅速地做出自己的反应?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人文学者主要就是研究人,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尤其是精神生活的环境,因此当他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他们就很容易率先感受到并出乎本能地做出自己的反应。其二,由于人文学者更加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因此特别热爱读书,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有时甚至花上很多时间去读一些与自己的专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却直接关涉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书籍,这样一来,人文学者的知识面就比较宽广,他们很容易敏锐地觉察到整个学界当下所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并及时地做出自己的反应。其三,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大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受过严格的语言文字训练,因而十分擅长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下笔很快,往往一挥而就,能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实际上思考并不太成熟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并见诸报刊,甚至能引起整个学界的理论争鸣。此外,文学语言也最能打动广大读者,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这也许正是不少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借助于文学的表达媒介在整个人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所在。

这里不妨重提一桩学界逸事:1992年,为了表彰解构主义理论大师德里达对当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贡献,英国剑桥大学试图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但这一动议一经传出就在校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的动议并非哲学系提出的,而是文学系提出的,因为他的影响力被公认为在文学理论界远远胜于哲学界,而他本人的著述也介于哲学和文学之间。之后校方不得不将这一动议付诸全体教授投票表决。虽然最后投票的结果是336:204,德里达最终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但将一个本来完全可以由校方独立做出的决定提交全体教授来投票表决,这在剑桥大学近30年的校史上乃是首次。

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终却未能得到这一崇高的文学荣誉,但这至少说明了德里达在整个人文学界的巨大影响,因此当他去世时,学界明显地感到“人去楼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人文思想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或“后理论”时代,等等。这一切均说明,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师必须是跨学科的,至少能够在整个人文学科内游刃有余,否则他只能算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并不能称作人文学术大师。

当然,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既是其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人文学者往往知识面宽广,敢于涉足其他学科领域,并及时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也正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往往也容易粗浅地涉猎其他学科领域,甚至发表的见解流于浅薄,常常在华丽的理论辞藻背后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支撑。有鉴于此,人文学科的评价也是最困难的。在当前的国际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可以用影响因子来衡量其影响力,以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来判断该论文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至于人文学科,则很难用类似的标准在很短的时间内判断一个刊物或一篇文章的影响力,尤其对那些专业性很强但又十分冷僻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就更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这一点大概已成为今天东西方人文学者的共识。最近在美国出版的《人文学科和美国梦》(*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2011)一书就全面地阐述了

人文学科的特征以及它在美国学界和高校的独特地位。作者杰弗里·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是一位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长期担任美国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因此由他亲自著书阐述人文学科在当今时代的功能和地位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正如出版社所做的宣传和介绍所言,哈芬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它主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最近几年来出现在美国人文学界的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语文学在形成人文学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曾经令人振奋但此时却使人烦恼的角色;导致人文学科始终处于危机状态的原因;慈善事业在人文学科中扮演的塑型的角色;以及由愉悦主体提供给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等等。而在实际论述中,该书所涉及的问题远远不止这几个。

首先,对于什么是人文学科这个问题,哈芬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实际上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学术体制发明的一个产物,当时,它被设想为表达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的民族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作为一个“美国梦”具体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它再现了自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之日起美国人所追求的稳定和繁荣的愿望,以便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欣赏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此外它也以学术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美国民族性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强大完全使它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建立一些与艺术及人文相关的学科,以培养独立的美国个体的成熟人格。此外,有些学科,如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目的是要研究冷战时期美国的一些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因此人文学科的意义和作用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到了20世纪中叶,‘人文学科’这个术语用来指专门研究哲学、文学、艺术,有时也包括历史在内的学科群,并逐步形成一些规律。”^①

但是对于究竟何为人文学科,学界还一度有着模糊的认识,甚至将其与那些注重实用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混同。按照哈芬的定义,“与科学、意识形态、机械、行为、大众社会、对理性的弘扬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些东西相对,人文学科往往与赋权(empowerment)、解放、培育(cultivation)、公民责任(civic responsibility)以及几乎无

① Geoffrey Galt Harpham, *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 14.

一例外地,包括道德行为(ethical behavior)及性格发展相认同”。^①

也就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相对的是,人文学科所关注和探讨的东西往往是“虚”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却能对人的思想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以理工学科为主、兼带发展文科的高校来说,首先要建设和发展的文科就是那些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学科,这一点不仅在西方学界是如此,在当今的中国高校也不乏其例。但是任何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即使专门研究自然科学,也仍然注重人文学科的作用,并且组织一些具有人文价值的学术活动,活跃校园的学术气氛,或者聘请一些人文学术大师为学生讲授人文学科的课程。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的剑桥大学,以及中国的清华大学。

这样,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它不求在短时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大学的各门学科的分布中,又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位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常说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科学大师,同时还要有一个一流的人文环境和一批人文思想家。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许多以理工为主的一流大学必须发展文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前提的严格规定,当今的人文学科常常无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因此也就常常陷入危机之中。正如哈芬所中肯地指出的,这种危机具体体现在:“历史无法告诉我们关于过去的全部真实情况,文学研究也无法解释文学,哲学也无法讲述真理。这三个学科的每一个都挑选出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提供给我们明确的理解,或者说使我们心领神会,即这些方面仅代表总体中的部分。劳动分工、合作以及共同依赖这些概念告诉所有的人文学科,它们原则上总是漏洞百出并暴露给其他学科。”^②

这当然既是人文学科的不利因素,同时也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因为“‘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威胁或灾难,倒或许是描述人文学科的一个永久性特征的过于戏剧化的方式,也即人文学者不仅在接受方面可以做得很好,而且还可以把他们所掌握的所有资源加以宣传推广”。^③ 我以为这应该是我们辩证地看待人文学科所处的境遇的正确态度。因此,所谓人文学科的危机反过来说又是促使我们的学科

① Geoffrey Galt Harpham, *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n*, p. 14.

② Ibid., pp. 39-40.

③ Ibid., p. 42.

从内部得以更新的强大动力,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使我们的学科健康地发展。

三、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作为人文学者,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些着实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你们文科的教授也从事科研吗?那么文科究竟研究什么东西呢?我的回答是,文科从事的并非是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研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人文学术研究以及思想的研究。人文学者并不需要偌大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设备,但他们必须有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可以静心思考和写作的环境,此外还得有一个可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

人文学者或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那样,对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绝对的超越,而同时体现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上,即使是某些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结论的批判性超越或扬弃之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诚然,关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已做过论述,我这里仅引用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的一篇文章所提及的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文科的评价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也即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在这方面,我也认为,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决不能简单地以数量来衡量,也不能以该成果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来衡量,更不能绝对地以某项成果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来作为衡量一项学术成果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标准。^①

那么文科的评价标准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已有的人文学术做了多大的发展和推进,因为人文学术的素养往往靠的是深厚的积淀。有些公认的人文学术大师,生前也许并不为当时的学界所青睐,死后才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有些人甚至去世已经多年,但他们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因此而衰落,而倒是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他们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可以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朱光潜等近现代学术大师在今天的人文学科文献中的被引次数和持久影响力中见出。相比之下,某些生前曾经红极一时,

① 参阅谢维和:《大学文科的地位和作用》,《解放日报》2011年1月23日。

死后却逐渐受到学界冷落并最终淡出学界的二三流学者在当今学界的境遇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即使是对一个学者以及其研究成果做定量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视其短时间内的影响,而更应注重其后世的持久性影响。而对某些冷僻的学科专业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则应主要依靠同行的定性评价和客观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境遇问题,这里不妨再次提及以佐证上述看法。众所周知,作为整个 20 世纪文学界的第一大国际性奖项,诺奖的权威性是不可替代的。迄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 100 多位作家获此殊荣,但是在当今学界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时,所提及的文学大家竟有相当一批人被这一有着巨大影响的奖项所忽视,诸如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大师,由于种种原因与之擦肩而过,而许多生前曾红极一时并获此殊荣的作家竟受到今天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冷遇,甚至一部世界文学选都可以全然忽视他们的存在,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这再次说明,即使是在生前获得各种荣誉的作家和学者,如果所探讨的问题不具有普遍意义和持久价值,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批评风尚的嬗变,就会逐渐被人遗忘。而叔本华、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公认的思想家,即使生前受到冷遇(当然,弗洛伊德属于例外),但其著作的价值也照样会被后人重新发现并得到全新的解释,因而产生持续的生命甚至“来世生命”。这应该是人文学科的特殊性。

第二是文科的风险问题,这也是许多大学校长在发展文科时谨小慎微的一个原因。既然人文学科所要探讨的往往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冒一些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时又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的敏感话题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会受到学界的诛伐,而冒犯后者则有可能遭到查禁。如上所说的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哲学大师就曾有过此类境遇。

德里达的哲学思想又称作“后哲学”,由于它的理论穿透力,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它的意义绝不在于“摧毁”或“破坏”任何东西,而是起到对结构的消解作用,但结果这种尝试仍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